



乡土记忆

奶奶的春茶

彭庆东

又到了柳芽生发的季节,望着柳枝上娇娇嫩嫩的柳芽,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奶奶在铁锅前不断翻炒柳芽时忙碌的身影。

奶奶家村外沿河两岸的堤坝上杨柳成行,春风吹过,柳枝摇曳,嫩绿泛黄的柳芽儿纷纷吐蕊而出。此时奶奶就会一手提着竹篮,一手拉着我去河边摘柳芽。柳芽又叫柳蕊,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钙、铁等多种微量元素,所以柳芽也成了春天里的一道美食。柳芽的吃法有很多,可以凉拌也可以清炒,精致点的做法还可以拌面粉上笼蒸熟后再吃;如果有条件还可以拌炒鸡蛋或者拌烫烙饼,那吃起来才叫个绝呢!

更叫人惊奇的是有一种吃法可以当茶饮。过去,庄户人家很少舍得花钱买茶喝,饭后的消遣就是喝柳芽茶了。将采摘回来的柳芽清水洗净,晾干表面水分,存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,喝时开水直冲,这是“简易版”的柳芽茶。

相比之下,奶奶做的柳芽茶可算是“精致版”的茶饮了。她老人家制作柳芽茶的工艺并不复杂,但需要有耐心。首先,摘柳芽时,需小心地把柳芽一片片地从枝条上摘下来,因为春

天的柳芽特别娇嫩,稍一用力,柳芽就会被挤坏;其次,再用淡盐水浸泡半个钟头,清水冲洗干净;清洗干净的柳芽还不能在太阳下暴晒,需摊在竹篾箕里,放在背阴处慢慢晾干。最后,就到了制作柳芽茶最关键的一步——炒制。

说是炒制,其实是烘焙。烘焙的过程要求就更加细致了。首先是火候,火太旺,就很容易把靠锅底的柳芽炒糊;火太小,柳芽的水分又出不来。所以,烧火这个技术活一般是爷爷来掌握。其次就是翻炒,当铁锅慢慢变热,奶奶就把晾干的柳芽放到锅里,然后双手不停地上下搅拌,搅拌的过程不但要轻,而且要快,随着柳芽里面水分的蒸发,轻素如纱、带着淡淡清香的雾气笼罩在了灶台上,吸一口,让人顿觉心旷神怡。雾气消散,原本翠绿的柳芽开始泛黄卷曲,发出“簌簌”的声音,轻轻一捏就碎,这时,奶奶会果断端起铁锅,把炒好的柳芽倒在预先铺好的凉席上,并快速把它们摊开,进行醒晾,至此柳芽被土法炒制成了别具特色的“庄户春茶”,泡水饮一口,稍稍苦涩之后,生津的那一刻,仿佛饮下的不是柳芽茶,而是把整个春天的滋味都收入了唇齿之间。

往事钩沉

自制万用表

春潮

大家都知道,万用表是无线电爱好者必备的工具,大部分人用的万用表都是从商店买回来的,但是我的万用表却与众不同,那是一台自制的万用表。

时光穿越回上世纪60年代末,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,对无线电知识的渴求,已经不满足于物理课上学的那点知识,为此我就向父亲申请了专项资金,开始常年订阅《无线电》杂志,认真学习无线电知识。尤其对于小制作、小实验等文章,我更是爱不释手,反复阅读。当看到一期《无线电》上刊登着简易万用表的制作方法时,更是大喜过望,我反复阅读后就按所需零件名称抄录下来,开始筹备制作简易万用表。

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全部用于简易万用表的制作上。第一步是购买所需零件,由于每一个商店的货不全,而且我又想尽量少花钱多办事,这就需要在全市范围内东南西北地四处寻找。当时公交车不发达,我就说服父亲,让我先骑几天家中唯一的一辆自行车。这样一来,父亲得步行去上班,但父亲认为我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,于是很支持我的决定。此后一段时间,我开始了全市大寻找:东到黑土巷、西到下元、南到小店、北到尖草坪,全在我涉猎的范围之内。经过十多天的努力,装配简易万用表所需的电阻、电容等零部件就全部到位。第二步是规划万用表所用零件的布局,既要把所有配件全部用上,又要考虑万用表做好以后,整体大小尽量接近商店所卖的成品。为了达到预定目标,光是设计图纸我就画了好几张。图纸画好以后,我就按图纸先做万用表的外壳,又是找木板,找工具,又是买油漆、刷油漆,叮叮当当又用了几天的时间。这些前期工作完成后,第三步,也是最重要的一步,装配开始了——先按照设计图纸把每个零件放在相应的位置,然后再用烙铁细心地把每一个零部件焊接在一起。焊好以后根据制作说明开始进行反复调试。那几天真是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,吃饭得老妈叫几次,才能端起碗来,放下碗就又坐到了工作台上。晚上睡觉也没规律了,每晚都是结束一个阶段的工作后才去休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,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,我的万用表终于做好了,经过试用,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目标。为了防止日后忘记了使用方法,我又是一笔一画地将使用方法抄写在纸上,张贴在盒盖的内部。有了测试工具,我制作半导体收音机的效率大大提高,我先后给亲朋好友制作了五六台不同型号的半导体收音机。自制万用表,既锻炼了我的动脑动手能力,又陪我度过了那一段特殊的时期,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。

难忘时刻

钢笔情结

解延忠

前段时间,老伴送了我一支英雄牌钢笔,算作“情人节”礼物。笔杆上刻着我的笔名“言衷”。老伴的礼物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。

从上小学三年级起,我便梦想拥有一支自己的钢笔,认为那是文化人的标志。从第一支米黄色塑料杆钢笔算起,到去年退休,估计用了近10支钢笔。购价从几毛钱,到数十元不等,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钢笔,有以下几支。

第一支,是上世纪70年代初,我用卖鸡蛋的钱,在老家供销社买的米黄色钢笔,大概4毛多钱。我曾用它给远在太原的父亲写信,汇报家里的情况。

第二支,灰色塑料笔杆,银白色金属笔帽的永生牌钢笔。那是1973年初,从老家“农转非”来到太原后买的。伴随我上初中、高中,参加太原市首届中学生语文竞赛,到双西小学考场参加高考。技校毕业分配进厂工作,这支笔还在用。其间,我用它给各级报刊投稿,

但绝大多数稿件如泥牛入海。

第三支,结婚前夕,妻子送我的一支紫红色冰花烤漆笔杆、银白色金属笔帽的永生牌钢笔。我握着她的手用这支笔写下“共勉”。从此,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,勤奋工作。业余时间,在文学这片希望的田野上笔耕。

第四支,是朋友在黑河旅游时,给我买回来的“俄罗斯”钢笔。黑色笔杆,银色笔帽。虽然做工比较粗糙,但下水流畅,线条粗犷,用起来得心应手。我用它给出差的职工开介绍信,给来厂办事的兄弟单位业务人员开具客饭通知单。龙飞凤舞的笔迹,显得很潇洒。离开厂办时,我将它作为纪念品,留给了打字室的同事。

第五支,是我到工贸公司任职时,从上门推销的游商手里买的“派克”金笔。我曾别着它走南闯北,为员工的生存而忙碌。

第六支,是大兄哥送我一支通体

非常经历

核桃树上建书屋

马中命

上世纪60年代,我家门口有棵核桃树,据说是爷爷的爷爷栽下的,小的时候,我和父亲手牵手也合拢不了这棵树,你能想象到这棵树有多粗。夏天浓密的树荫,地面上几乎见不到一个太阳遗落下的光斑。每到中午,邻居们会把饭桌搬到树下,摇着扇子吃饭,拉家常。

父亲是农民,还是个好木匠,人们都称他是个“能人”,可就是不识字,于是,他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。那些年里穷,全家6口人挤在一间房子,没有学习的地方。父亲凭着他的木匠手艺,在这棵核桃树上给我建了一个简陋书房。我既可以在里面躺着睡觉,还可以坐着写字,脸盆和毛巾都有,只是饮用水需要用塑料桶拎上去。从此,我在这个书屋读书做作业,俯

核桃树上建书屋

瞰河里鱼翔浅底,眺望田野绿油油的庄稼,不时有鸟儿飞来飞去,叽叽喳喳和我交流做伴。学习累了困了便躺下休息,春天拽一枝花朵凑近鼻孔闻闻香味,夏天揪两片叶子盖在脸上凉凉眼睛,秋天摘几个果子剥了皮尝尝鲜美,特别是冬天下大雪爬上树,站在书屋里纵情歌唱,让我忘记忧愁烦恼,感觉进入世外桃源,很是惬意。

我记得有一年暑假,邻居家的大哥哥从部队回家探亲,带回了一本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,那时暑假作业少,在那棵核桃树上,我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,穿林海,跨雪原,斗智斗勇的英雄——杨子荣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了我心里,立志长大也要做一名解放军战士。

我的小学老师姓任,转业军人,

对于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,隔三五地会来家访。一次家访,父母都去干农活了,任老师在我家找了个遍,也没发现我的踪影,正坐在树下纳闷时,头上却落下几滴水来。他一抬头,发现我正在树上洗脸,我也同时看到了老师,慌忙爬下树来……任老师抚摸着我的头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夏天天气热,你父亲为了你的读书,可以说想尽了办法,可不能辜负了他的良苦用心啊!”任老师的话,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我走不进文盲父亲的心里,但是,我知道父亲想要怎样一个儿子,他常对我说:“多识一个字,你将来的世界就会多一份精彩。”

直到我进城读书,父亲才带着不舍的心情,很吃力地把核桃树上的书屋拆除。

岁月留痕

我的铝饭盒

薛金升



我是1975年进厂后开始用铝饭盒的。工厂离家比较远,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,就买了只铝饭盒。早上上班时把饭菜准备好装进去,午饭前放茶炉热一热,下班后和工友们聚在一起用餐。那时几乎每人面前一只铝饭盒,每人手里一把勺子。筷子放不进饭盒,勺子与饭盒是标配。谁带了好吃的东西,可以把勺子伸进对方的饭盒共享。

吃完饭,饭盒里倒些开水,盖上盖子摇一摇,倒掉,就算清洗干净了。休息室的长凳宽约20厘米,我们躺在上面午休,头下枕的就是铝饭盒。那时年轻,思想单纯,心无杂念,这样简陋的条件,能睡着且能做个好梦。

后来去东北实习,行囊里少不了那只铝饭盒。远离家乡,三餐只能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。盒子里面盛主食,盒盖用来盛菜。吃完后如果要盛汤,就把盒盖垫在盒子下面,或者两者十字交叉,盛汤的盒子放在盒盖上面,这样可以防烫。铝饭盒的好处是轻便易带,容积较大,不易锈蚀,耐碰耐摔。一只铝饭盒,可以陪伴你好多年。

东北盛产优质大米,可那时细粮少,几乎每顿都是高粱米、煮茄子,时间长了,实在难以下咽。有时,我们就向师傅们借些大米解馋。车间有蒸箱,蒸大米就用我们的铝饭盒。我们是铸工,属高温作业,汽水管够。蒸大米时我们不用自来水,而用汽水,这样蒸出的大米有股淡淡的甜味,吃起来好下口一些。

铸工车间遍地是沙子。有时忙起来顾不上送饭盒,师傅们就从炉里舀出一勺化好的铁水,倒在地上,让我们把饭盒放在上面。等这勺铁水凉了,饭盒里面的大米也焖熟了。铁水焖大米,不当铸工,永远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。而此时铝饭盒恰能派上用场。

离开工厂,就此疏离了我的铝饭盒。但搬了几次家,始终舍不得扔掉曾陪我度过那段艰难岁月、让我品尝过酸甜苦辣的铝饭盒。据说那种简陋的铝饭盒是有毒的,长期使用会对身体产生危害,现在只能当成老物件用于收藏了。